

零余者的孤独—论郁达夫的孤独体验*

姬 蕾**

<目次>

- | | |
|----------------------|----------|
| I. “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情感特征 | III. 结 语 |
| II. 郁达夫的孤独体验—零余者式的孤独 | |

I. “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情感特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各种思潮都被引介到中国，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哲学思潮对文学家和文学现象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人主义话语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对人生的态度，正是这种精神状态使得“五四”新文学具有了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纵观“五四”新文学，作家们表现出来的情感特征有两方面：一是对个性解放的渴望、对个人独立人格的向往让新文学表现出充满反抗精神的“力”的一面；另一面则正好相反，个人主义话语给作家带来的是伤感、彷徨、苦闷、甚至颓废。这是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残留下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仍然存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势力使青年们发现了“自我”，但梦醒了却无路可走。沈雁冰曾总结道，“现在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¹⁾。陈独秀

* 本文是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流变研究》(2012B69)和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个人主义话语的流变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生》(10QN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师，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专任讲师

也说过，“这班现在的青年，心中充满了理想，这些理想无一样不和现社会底道德、信条、制度、习惯冲突，无一样不受社会的压迫。”²⁾因此，当时青年作家们的创作似乎都染上了伤感病，人生、爱情、友情种种问题都能让主人公像哈姆莱特般思考生存还是死亡。

与之相对应的是鲁迅1923年在北师大的演讲中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不同于1907年的浪漫与乐观，他开始思考如果经济制度不改革，走出家庭的娜拉式的女性仅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而最引人深思的是文章的结尾：那些自愿闯出去做牺牲的娜拉们应该知道，“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³⁾。鲁迅早已感受到了启蒙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巨大隔膜这一悲剧，个人与群体的矛盾在“看”与“被看”中可悲地成为事实，所以他在创作中写出了《药》、《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这样深刻的作品，个人与外在世界无法融合的孤独感是“五四”一代作家无法避开的主题。正如鲁迅所说：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怪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 Nietzsche)，波特莱尔(Ch. Baudelaire)，安特莱夫(L. 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⁴⁾

新文化运动引发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这种情绪弥漫了整个“五四”时

- 1) 沈雁冰，〈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12卷7期，1921.7。
- 2) 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载《新青年》7卷2号，1920，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64页。
- 3)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3页。
- 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3页。

代,在这许多伤感、苦闷、彷徨之中,有一种情绪夹杂在其中而又独立地存在着,这就是孤独,正如有的论者所说,“五四’小说中知识者个人与社会的新的联系建立的最初信息,确是由看似相反的方向出发的:知识者的孤独。”⁵⁾

II. 郁达夫的孤独体验—零余者式的孤独

在新文学作家中,郁达夫塑造出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折射出这位作家内心的真实体验——“零余者”的孤独。“零余者”即“多余的人”,他们是找不到自身位置、迷茫于“穷”与“色”的个体,这是郁达夫独创的一种人物谱系,这既与他自身细腻、敏感的性格有关,也与他秉持的自叙传的写作方式有关。与那些创作几年之后才找到自己稳定风格的作家不同,他从创作之初就确立了“自我暴露式”的自叙传风格,在以后的创作中,也很难有超越处女作《沉沦》的作品。郁达夫曾说过创作《沉沦》的思想背景,那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所特有的“抒情时代”的产物:“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⁶⁾,《沉沦》就是这样一篇将国仇家恨全部集中在一个青春性苦闷的青年身上的故事。《沉沦》中的主人公虽然还只是个留学生,并未步入社会,却已经是那些零余者的先兆了,其中的人物形象也几乎是他刻画的最得体、最贴切的一篇。从《沉沦》到《茑萝集》,郁达夫塑造了一系列的零余者形象,其中的孤独感也从一个青年留日学生敏感的性苦闷发展到一个中年人充满挫败感的生存的苦闷。总的来说,零余者孤独的缘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5)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27页。

6) 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17页。

1. 要求爱情而不得的孤独

几乎在郁达夫所有创作中都有“色”的渴求，甚至经常有一面想念着自己家乡的妻子、一面立刻坠入女性温软身体的看似矛盾的情节。但是，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们并不是单纯要求肉欲的满足，他们常常是在一番灵与肉的矛盾挣扎中败给自身的欲念，而在满足欲望后又都会加倍的自责，以致陷入更深的痛苦中。在《沉沦》中即是如此，当主人公最终召妓之后，觉得一切都幻灭了：“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沉沦》）他所求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能够互相理解、互相交流的爱情，当他败给欲望、沉迷酒色后，心中往往升起的是一种更加挫败和孤独的感受。

这种心理甚至发展成一种清教徒式的禁欲观念——凡是和肉欲有关的，最后都因其不洁而引起主人公强烈的自责与悔恨；凡是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最后都升华为一种精神的救赎。郁达夫本人就是这样的禁欲者与自身欲念斗争的一个矛盾体现，在他的自传中，就曾叙述过他是如何在日本的一家妓院破了自己的童贞，当他醒来的时候，仿佛浑身浇上了一盆冷水，不觉流出两行眼泪。而且他把这件事与自己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⁷⁾这种心理是儒家修身禁欲的道德要求和自身希冀将物质需求都升华为精神满足的综合。郁达夫在自传中也有类似描述，他十四岁那年的初恋就是如此纯洁而又让人陶醉，在他与自己倾慕的女孩面对面时，两人沉默无语，微笑地看着对方——“虽然此处的动作，轻薄的邪念，明显的表式，一点儿也没有，但不晓怎样一股满足，深沈，陶醉得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⁸⁾他在所有作品中所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没有邪念

7) 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自传之一章》，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61页。

8) 郁达夫，《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264页。

的、纯洁的初恋般的爱情。然而，零余者很少能够得到这样的救赎，也几乎没有得到过他们所要求的真正的爱情，因此，他们总是诉说着求爱情而不得的孤独体会，总是在灵肉冲突中苦苦挣扎。正如他自己反复说过的那样：“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⁹⁾这种要求爱情而不得、终日挣扎在灵肉冲突中的零余者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共鸣，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观念完全是现代式的。虽然郁达夫在创作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爱情这么难以得到，但是在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心与心之间的易变是更加敏感的，爱情仿佛不仅不能永恒，还总是在伤害对方与伤害自己的痛苦中才能产生。而这种灵肉冲突也是现代人最易产生的感受之一——自己的私生活已经不需要再受道德的限制，然而所得到的似乎也是欲望多于精神上的交流，虽然人与人的距离被拉近了，但真情一样难以企及和永恒。这种对爱情现代式的理解是一种现代人孤独的来源，而对爱情乌托邦式的精神上的追求也是打动读者的关键所在。

2. 进入社会后“生”的苦闷

零余者式孤独的第二个来源，就是进入社会后的主人公“生”的苦闷。在日本的青年留学生因为受到的歧视无法融入那个社会，而回国之后也同样无法融入国内的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开始出现在零余者身上，他们不能与社会相融，总是在被排挤中倾诉着自己的穷困潦倒与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这种零余者的形象都是“神经过敏”、“孤傲多疑”、“清瘦的颊”、“沉默忧郁”(《采石矶》)，不是身体上患有肺病这样的古代“富贵病”，就是精神上有神经衰弱症或抑郁症。

9) 郁达夫，《采石矶》自序，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86页。

这种时代病正是由于零余者自身的孤高与周围环境的黑暗不能相容引起的。郁达夫回国后所感受到的乱世，是他没有料到的混乱与黑暗：中国农村经过二十年的内乱与外患，已经濒临破产，而每日报纸上都是“忽而英国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了，忽而东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广州的将军被刺了；凡见到的消息，又都是无能的横幅，因专制昏庸，而酿成的惨剧。”¹⁰⁾ 郁达夫曾把在日本留学的生活比作“流刑”，而回国后的生活则是“上下交争利，后先不见人——是‘人少畜牲多’的意思”，“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¹¹⁾ 社会上种种恶势力与恶现象让零余者无法认同，社会由人组成，无法融入社会也就自然与自己的同胞无法沟通了。

在“五四”新文学作家笔下，对于社会，个人是无力反抗的，而在绝望中做最后一搏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鲁迅在《孤独者》中塑造了一个用“复仇”来反抗的孤独者的形象，而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并没有这自戕式的勇气。鲁迅笔下的孤独者是因为面对强大的无物之阵、青年时代的梦想破灭而觉得一切虚空和幻灭，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却从来没有过意气风发的时候，从青年时代起他们就在自卑与苦闷中无法自拔。进入社会之后，他们又总是活在没有生存能力、无法养活家人的失败感与自卑感中。零余者们因为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而无法自我定位，故而心理上出现了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他们只能以无力、软弱的孤独示人，在自怨自艾中也有一种悲剧色彩，只是这种悲剧色彩没有鲁迅笔下的“孤独者”魏连受那样惨烈，更像一曲低回、凄凉的断肠之曲——“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孤独者是黑暗的，郁达夫的零余者就是灰暗的。在很多作品中郁达夫都有对大自然的描写，它的多姿多彩、生气勃勃与灰色的“个

10) 郁达夫，《大风圈外—自传之七》，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281页。

11) 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18页。

人”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灰色的零余者总是在叙述着自己的失败感，这种失败感也是郁达夫本人常常倾诉的：“自己的半生，实在是白白地浪费去了。对人类，对社会，甚而至于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做过。自己的死灭，精神的死灭，在这大千世界里，又值得一个什么？”¹²⁾ 对于自己的职业，他也从中得不到任何成就感：“我的职业，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讲到职业的问题，我觉得倒不如从前失业时候的自在了。”¹³⁾ 不仅对自己的生活失望，他对自己的作品也总是觉得微不足道或不成功：“自家的作品，自家没有一篇是满意的。”¹⁴⁾ “凭良心说起来，自己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东西，没有一篇不是鸡肋”¹⁵⁾。生活上的穷与精神上的苦仿佛一个恶性循环，零余者只能在个人与社会的对抗中感受着个人的渺小与孤独。

3. 零余者的乡愁

曾经留日的同窗回忆郁达夫“三天两天就给母亲和长兄写信”，他的母亲不识字，他甚至想出一种教他母亲用英文字母拼写富阳话的办法来通信¹⁶⁾。对于故乡郁达夫常常盛赞，在异地想到自己故乡的时候，总是孤独、伤感的：“这时候我的心里，大约也被这一种Nostalgia(乡愁)笼罩住了罢，否则何以会这样的落寞！这样的伤感！这样的悲愁无着处呢！”¹⁷⁾ 在《沉沦》中，主

12) 郁达夫, 《<达夫全集>自序》, 王自立、陈子善编,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192页。

13) 郁达夫, 《一封信》, 张梦阳编, 《郁达夫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141页。

14) 郁达夫, 《<达夫全集>自序》, 王自立、陈子善编,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193页。

15) 郁达夫, 《<鸡肋集>提辞》, 王自立、陈子善编,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195页。

16) 钱潮, 《我与郁达夫同学》, 陈子善、王自立编, 《回忆郁达夫》,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28页。

17) 郁达夫, 《海上通信》, 张梦阳编, 《郁达夫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人公自杀前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即将永远分离的故土：

那一颗遥遥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呵，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沉沦》）

然而对郁达夫来说，现实中的故乡却是他所不愿意面对的。一方面是因为那里的破败与旧式风俗让他厌恶，在他笔下，故乡总会出现一个男性化的、或半男半女的母亲形象，“他的家庭里只有他的祖母是爱他的。伊人的母亲，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太早，所以竟变成了一个半男半女的性格，他自小的时候她就不知爱他，所以他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厌世忧郁的人。”（《南迁》）母亲没有她应有的慈祥与温暖的爱，却总是用她无法沟通的势利与凶恶在刺痛着郁达夫的心。可以说，“母亲”和在家里等他的“妻子”的形象象征着一种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他总是在异地怀念着自己的家乡与妻子，然而现实中的故乡他又不愿意回去：“我的养在故乡的小孩！现在你该长得大些了吧。我的寄住在岳家的女人，你不在恨我么？啊啊，真不愿意回到故乡去！”（《离散之前》）作者表现出的这种复杂情绪，在《茑萝行》那里是最明显的，他一面抗拒着母亲的包办婚姻，一面自责没有好好照顾妻子和家庭，不停地在无情的外国漂泊。

另一方面，他不愿回乡又掺杂着不能“衣锦还乡”的自卑心理，作为一个没能在外飞黄腾达的“不孝子”，他没有能力照顾家庭和妻子，所以宁愿梦回故乡也不愿面对它，“回乡”成了自己生活上失败的证明。因此，在《还乡后记》中，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描述跃然纸上：“轮船将近我故里的县城的时候，我的心脏的鼓动也和轮船的机器一样，仆独仆独的响了起来。”“上岸之后，我却走向和回家的路径方向相反的一个冷街上的土地庙去坐了两点多钟。等太阳下山，人家都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方才乘了夜阴，走上我们家的后门边去。”¹⁸⁾在回到家后看到的一切，如母亲对妻子的虐待与发泄又让他无法忍

136页。

受，故乡对他来说就是这么复杂的存在，又怀恋、又厌恶，又因自己的失败无颜面对。这种内疚、自责同时又愤怒、厌恶的心情构成了主人公自怨自艾的自我放逐，总是在矛盾中体味着想回家乡又不能回的孤独感。与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将社会上所受的气发泄在她身上，当妻子不得已必须带着孩子回到乡下时，他又充满着离别的自责与爱意：“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心里只觉得是以后不能与你再见的样子，我心酸极了。啊啊！我这不祥之语，是多讲的。我在外边只希望你和龙儿的身体壮健，你和母亲的感情融洽。我是无论如何，不至投水自沉的，请你安心。你到家之后千万要写信来给我的哩！我不接到你平安到家的信，什么决心也不能下，我是在这里等你的信的。”(《葛萝行》)对于郁达夫来说，故乡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但也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精神家园。他回忆自从自己离开祖国前往日本留学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人了：“自从这一次的离去祖国以后，海外漂泊，前后约莫有十余年的光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精神上，还觉得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¹⁹⁾失去精神家园所引起的惆怅、迷茫与心灵深处的孤独，才正是个人悲剧意识的来源。

III. 结 语

郁达夫自叙传式的文字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其本人的心境，在他的回忆中，他从小就是个敏感而又沉浸在孤独中的孩子，三岁时候父亲就病死，母亲又忙于生计无暇照顾她，“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的只沉默着在看远处”，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居然有“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²⁰⁾这样的表情。他儿时的生活很是

18) 郁达夫,《还乡后记》,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57页。

19) 郁达夫,《海上一自传之八》,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286页。

20)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

寂寞，两位哥哥因为年纪与他差得太远，早就去离家很远的书塾念书了，所以他竟一个玩伴都没有，在这孤独的童年里，唯一关心他、疼爱他的就是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²¹⁾。这种孤寂的童年养成了他一种内向、不自信、畏缩的性格，“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²²⁾这种在童年就形成的善感、柔弱的性格，再加上他所信奉的自我暴露式的创作方式，使得他笔下的孤独有一种倾诉般的感染力。

同时，郁达夫的创作也有自身的缺陷——他似乎总是在“玩味”着孤独，因此一再地放大这种孤独的情绪，而不够重视故事中的情节。他曾说过，“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²³⁾他把这种孤独看作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了，“牢牢捉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由他写成诗歌小说也好，制成音乐美术品也好，或者竟不写在纸上，不画在布上壁上，不雕在白石上，不奏在乐器上，什么也不表现出来，只教他能够细细的玩味这‘孤单’的感觉，便是绝好最美的‘创造’。”²⁴⁾甚至有时刻意追求这种孤独感：“有时候要想玩味这‘凄切的孤单’，在日斜的午后，老跑出城外去独步。”²⁵⁾

这种“玩味孤独”有一种古代才子的味道，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身体有病，就是精神上神经衰弱，更加容易让人感觉到一种自怜的才子气，而且掺杂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微妙的自恋。鲁迅就曾在他的《孤独者》中冷嘲过类似这种具有刻意自怜心态的青年：“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

出版社，1984，243页。

21) 同上，245页。

22) 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108页。

23) 郁达夫，《北国的微音》，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147页。

24) 同上，148页。

25) 同上，148-149页。

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²⁶⁾鲁迅几句话就把这种有些做作的、混合着自怜与自恋的心态刻画了出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玩味孤独的态度，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时显得过于花哨与刻意，夏志清的评价一语中的：“我们有时候觉得，尽管他坦白，他也有些装腔作势，从心理学的书里偷些东西，补他才力的不足。时而观淫，时而睹物兴起淫念，时而同性恋，时而以被虐满足性欲，时而有偷物狂，他的自传体主人公花样太多了。”²⁷⁾而《沉沦》之所以成功，不仅在于它是第一篇大胆暴露性苦闷的作品，而且还在于其中的苦闷与孤独都是处在青春期和身处异乡的青年人特有的，那种性的骚动、爱的渴求与孤冷的状态在人性上都真实可信。在那些进入社会后的零余者身上则常常越过了真实的界限，“卖弄”起了孤独，这样的孤独不是《沉沦》中真正的孤独，打动人心的效果也就不及它了。

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式孤独的独特表现与作者的性格以及创作理念有很大关系，零余者们求爱情而不得的灵肉冲突、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和复杂的“乡愁”是他们的悲剧来源。他们以特有的细腻、敏感、脆弱来表达自己的孤独体验，这种孤独是感性的、情绪性的，并没有像鲁迅那样达到一种生命体验和生存方式。然而尽管如此，郁达夫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五四”新文学中个人主义者的另一谱系——零余者形象，他们所坚持的“个人”的道路是更为虚弱和无奈的，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疏离与冲突的另一类悲剧。

<参考文献>

山东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26)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1页。

27) [美]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李欧梵、林耀福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9页。

- 沈雁冰,《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12卷7期,1921年7月。
-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 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3。
- 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1984。
- 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美]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
-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1981。
- [美]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李欧梵、林耀福等译,复旦大学出版,2005。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liberation thought, "May 4th" new literature writer's creation in addition to show resista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showed sentimental, depressed, and hesitant emotion. Among them, the very important one is the writer's loneliness experience. From the "destruction" to "cypressvineset", Yu dafu created some of "superfluous man" images, which are common with failure in life, emotional inferiority, and the plaintive feeling of been ignored. In this paper the reason of this kind of loneliness summa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one is lack of love, the conflict between body and soul brings

loneliness. The second is the anguish of survival after entering societ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third is their complex nostalgia for the homeland. The “superfluous man” who created by Yu dafu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关键词：郁达夫, 零余者, 孤独, “五四”新文学, 个人主义话语

